

# 老舍全集（第10卷）

## 本卷说明

本卷收入《王老虎》、《桃李春风》、《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五虎断魂枪》)、《方珍珠》、《龙须沟》、《一家代表》、《生日》、《春华秋实》八部话剧。

《王老虎》(与赵清阁、萧亦五合著),又名《虎啸》,发表于1943年4月《文学创作》第一卷第六期。

《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著),又名《金声玉振》,成都中西书局1943年12月初版。

《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是一部英文话剧,打印稿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书及手稿图书馆。作品应为四十年代末在美国纽约写成,初收入1993年香港勤+缘出版社《老舍英文书信集》中,由舒悦译成中文。收入本卷时由胡允桓校订。

《方珍珠》写于1950年5、6月,同年8月21、22日,9月1日在《光明日报》刊载。晨光出版公司同年10月初版。

《龙须沟》写于1950年7月,同年9至11月在《北京文艺》第一卷第一至三期连载。北京大众书店1951年1月初版。收入本卷的是195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经作者修订的最后定稿本。

《一家代表》写于1951年,同年《北京文艺》第三卷第一至二期发表其中第一幕,1985年8月中国戏剧出版社《老舍剧作全集》第4卷全剧收入。

《生日》发表于1952年《剧本》3月号。

《春华秋实》写于1952年，发表于1953年《剧本》5月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年8月初版。

以上作品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原发刊物、初版本及手稿进行了校勘，并增加一些简注。

# 王 老 虎

又名《虎啸》

(四幕话剧)



## 全剧人物介绍

王老虎——男。河北人。初与我们谋面时，不过才二十四五岁。

粗眉大眼，但不凶恶。身高力大，声洪语爽。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最孝母。在家里，有母亲管教着他，他决不会为非作歹。离开家，他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因他既有小孩子那样的天真的狡猾，又有北方农民的纯朴心地。遇到事情，他要细细思索，像乡民那样的非常谨慎，但是感情冲动又会使他忘了计算利害，而奋不顾身。假若不是农村破产，他便一定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农夫，像蚯蚓似的垦殖着土地。赶到农村再也不能给他饱饭吃，那就凭机会吧；他也许变成极厉害的土匪，也许变成很好的士兵；不管他变成什么吧，反正他的本质是深厚纯朴的。除非不得已，他不想欺负人，有人把他领到正路上去，他决不躲避困苦与死亡。看起来，有时候，他仿佛是马马虎虎，满不在乎。其实，那正是他的忠诚勇敢的精神的表现。

王铁牛——男。王老虎之弟。他的力气没有他哥哥的那么大，但也不比一般的北方农民弱，假若老虎还有时候用用“脑筋”，这小子便不折不扣的是条牛，他永远挺胸而前，决不回一回头。他看见火坑，还瞪着眼往里跳。他不会辨别善恶，他以为怎样活着合适，便怎样活着，谁也不能管他。这恐怕是与没有受过一点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吧。

王母——女。老虎之母。快六十岁。一位忍苦耐劳，终身贫困，而有正气的良母。

柳条儿——女。王母的近邻。二十岁。相貌相当的美好。有心路而不正经，最羡慕城市妇女的奢逸与修饰，自甘暴弃。

陈先生——男。王老虎的村中的塾师。四十多岁。糊涂而不尽迂腐，故颇实际，见到实利即忘了圣经古训。

赵秃子——男。入军队后，名明昆。二十多岁。机警狡猾，唯利是图，可谓因农村破产的压迫，而尽失农民的纯良。

玉姑——女。十九岁。由农村走入城市，立志向上，遂成为抗战中好样子的女子。身长，强健，举动言语均爽快如男子。有时候过于粗卤，正因为要在现社会中力争女子地位也。

孙排长——男。河南人。二十七八岁。身高力大，而吊儿啷当。本不善言词，却爱说俏皮话。心中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却自以为才高八斗。心地可是不错。

马占元——男。二十七岁，老兵油子，可也有个义气劲儿。

路警——男。一位三十来岁的胖路警。

小贩——男。四十来岁的天津人。

旅客——四位，都是男的。甲有五十多岁，商人。乙二十多岁，高身量，瘦脸愚而诈。丙与乙年纪仿佛，好多管闲事，似乎是商人，但不易看出是作什么生意的。丁有十七八岁，似为丙之亲戚。

女工——二位。甲比乙岁数稍大，乙二十岁左右，均为玉姑的同事。

士兵——一位二十多岁的，强健的兵。

## 第一幕

时 间 抗战前五六年(民国二十年)夏初。

地 点 河北某县某村。

人 物 王老虎 赵秃子 陈先生 柳条儿 王铁牛 王 母

设 景 王老虎的家门前,门偏左,两旁设短篱(用高粱秆编成的),篱矮,可见院内土屋。篱前是场院,右有柳树,磨盘;左有草垛。

〔开幕:斜阳尚高,王老虎已由田中回来。进了场院,掷锄,立于磨盘旁。从背后腰带摘下烟杆,摸出火石,忽然想起烟已完,遂愤然扔烟杆于磨盘上。〕

王老虎 (看了看院中)娘! 娘!(没有应声)娘也出去了。混个鸟! 烟抽不上,连口热水也没得喝。混个啥劲儿!(含怒,坐于磨盘上)

赵秃子 (由左上,从草垛上抽出一根草杆,放在口中嚼着玩)老虎,这么早,就歇啦?

王老虎 (无语)……

赵秃子 (往前凑了两步,嬉皮笑脸地)别净想柳条儿呀! 想她当不了种地干活儿! 不干活,没饭吃;哼! 紧着干活还吃不饱呢! 对不对? 老虎!

王老虎 (抬头瞪了一眼)

赵秃子 (以为老虎要打他,忙退避)告诉你,柳条儿跟谁都相好。小

烂货！你弟弟铁牛也跟她相好。

王老虎 再扯这个，揍你个王八日的！（但未动手）

赵秃子 （又退了两步）揍我？你前两天该我的五百钱还没还呢！

王老虎 要命有命，要钱哪，没有！（从磨盘上下来，蹲在篱根）

赵秃子 （乘机会溜到柳下）你没钱，谁又有钱呢？告诉你，老虎，咱们混不下去了；谁都没钱，咱们这么大的小伙子，连推推牌九，喝两口白干都不敢，真是，混个鸟！

王老虎 连口热水都喝不着！

赵秃子 是呀！你娘又挖菜去啦，怎么会有热水？

王老虎 （立起来，眺望）咱娘又挖菜去啦？

赵秃子 在西边呢，提着小筐！

王老虎 唉！咱们年轻的还罢了，娘，那么大年纪，也天天吃野菜，又苦又涩！人又不是猪，光吃野菜，行吗？（忧虑，悲惨，焦躁）

赵秃子 老虎，你知道东村的玉姑儿吗？

王老虎 （点头）怎样？

赵秃子 玉姑儿的哥哥回来了！（说着跳到磨盘儿上蹲着）

王老虎 （不屑地）那个是不是见饺子都不乐的家伙？

赵秃子 你看不起人家不是？哼！人家现在腰里一带就是二十多块白花花的现大洋，手上戴着黄澄澄的金戒指，脚上穿着踢死牛的大皮鞋！

王老虎 （引起兴趣）他怎的发了财？他怎的发了财？

赵秃子 （夸张地）当兵去啦，这年头儿想发财，不当兵就得当土匪，你没听说过吗？“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王老虎 那，可得玩命啊！（有些惊惧）

赵秃子 （俏皮地）哟！咱们虎哥也会怕死哩！

王老虎 （不服）放屁，王八蛋才怕死！咱，是怕坏良心。

赵秃子 良心？瞧咱们现在，一年忙到头，从早做到晚，一没拨人

家的门户，二没砸谁的明火，该算良心好吧？可是我的虎哥，你吃饱过一顿饭吗？连吸袋烟的钱都混不上，还讲良心呢！

王老虎（心微有所动）这怪命，生就的穷“命”！（末一字特别说重些）

赵秃子 穷命！穷命！我看你呀，简直是中了那个老糊涂虫陈先生的魔啦！（顿）记得大前年，玉姑的哥哥要出门，请他给占了一卦，说什么“五鬼犯冲，不宜出门”，可是，人家不听他的，硬着头皮走啦。现在怎么样？混得阔阔绰绰地回来了。要不然，准也跟咱们一样照旧是穷光蛋一个。所以我说呀，姓陈的话听不得，那老家伙怕也是快饿疯啦，近来简直是开口神，闭口鬼地尽满嘴胡说八道。

王老虎（犹豫）不过，咱老觉得陈先生是个念书的人，说话多少总有点道理。

赵秃子 那你就去听他的好罗！反正我有我的主意，活人不能叫尿憋死，这里混不下去了，就得向外跑。人家女的还有勇气走，何况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王老虎 女的，谁？

赵秃子 玉姑儿呀！那个看着叫人爱，摸着怪刺手的大姑娘。

王老虎（凑上去，右脚蹬在磨盘上）她上哪儿去？难道也当兵去？

赵秃子 女人怎当兵？她是去做工。据她哥哥说：大码头，像上海，天津，这些地方，找钱容易极了。就凭咱们这个棒劲儿，（挥了挥胳膊）一天挣他个块儿八角的，简直不费事。比如玉姑儿吧，年纪轻轻的，漂漂亮亮的，到了码头上，不用她自己去，包管钱就会送上门来。

王老虎 你小子说话留点神，玉姑儿不是好惹的，当心她打你的嘴巴。

赵秃子（伸了伸舌头低声地）说着玩的，像人家那样正派的姑娘，本事有，心眼儿多，虽然没念过什么书，可也识了几个字，比起

咱们来，聪明的多啦！怎么会干那不体面的事呢？不过，我的意思，是说码头上钱多，容易挣罢了。老虎，走吧！干吗硬死守在这里受罪呢？

王老虎（心动）嗨！骂哪个王八蛋不是早想走，可就是咱娘还活着，放心不下呀！（愁闷地走开）

赵秃子（跳下磨盘跟上去）没关系，你走了，家里还有铁牛嘛！

王老虎（更愁）他呀，（摇头）不孝顺。

赵秃子 你孝顺，一年三百六十天，也没看见哪天给你娘割过四两肉哇！王老虎，说实话，想当孝顺儿子也得有钱，没钱就不用吹牛。

王老虎 依你说，是非走不可罗？

赵秃子 当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王老虎（决定地）好吧，走就走！可是，到底干啥去呢？总得先有个主意呀！

赵秃子 当兵呀！只有当兵，才是没本的生意，既不愁吃，又不愁穿，要什么有什么，运气好，一当上了兵，就碰上打败仗，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他个万儿八千的，然后找个背静地方，把枪一扔，换上身便衣，远走高飞，到那最热闹的大码头上住下，再娶个娘儿们，每天不看戏就打牌，饺子吃腻了，换蛋炒饭；家里作饭嫌麻烦，上馆子里吃；那时候，谁看着不眼红？可谁知道咱们钱是从哪儿来的？（洋洋得意，好像一切都成了事实似的）

王老虎 你说“娶个娘们”就是老婆了？

赵秃子（神气活现地）当然是老婆罗！还能叫她“妈”不成！

王老虎（笑了笑，可是忽然想起什么，立刻收敛了笑容）不行，当真还是不行。

赵秃子 又怎么哪？

王老虎 咱娘最烦当兵的，她老人家对咱说过：“老虎呀，记住！长

大了干什么都行，可就是别当兵，当兵的没有好东西，都得挨炮子儿死！”得！另外再打主意吧，当兵，咱不干！

赵秃子（冷笑）你呀，王老虎，不用提这些啦，你肚子里怀的什么鬼胎，别人瞒得过，可瞒不过我赵秃子。

王老虎 你说什么鬼胎？

赵秃子 就是舍不得那个浪出水来的柳条儿！

王老虎（脸一红，羞恼地举拳示威）你敢再说！你——

赵秃子（大笑着退避至磨盘后）哈……猜的不错吧？一说柳条儿，就戳着你的嫩肉了！那天借我的五百钱，干吗用了？

王老虎 给娘抓了药！

赵秃子 抓药？好孝顺的儿子呀！当我不知道，给柳条儿买了花裤脚带啦！

王老虎（扑上去）揍你个贼秃子！

赵秃子（绕磨而走）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说不过就讲打，没理！

王老虎 揍你这贼秃子！（一拳没打着）

赵秃子（绕至右边，欲逃）“做”袜子“做”鞋给你的柳条儿穿吧！（跑）

王老虎 这回饶了你，下次犯到咱手里，不砸碎你那秃脑袋才怪！

（赵秃子急窜，适陈先生自右来，几乎被赵碰倒）

陈先生 怎回事？（整理衣冠）这么大的人，老毛毛腾腾的像个掐了头的苍蝇！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王老虎（忙含笑立住）陈先生吗？

赵秃子（远在右角高声唱着）小柳条儿，是个烂桃儿。狗儿过来咬一口，猫儿过来舐舐毛儿！

王老虎 这小子简直不是东西，非给他个厉害不可。（欲再追击）

陈先生（拦住劝解）算啦吧！旁人打架，还没什么关系，你不能随便动手，瞧那对拳头，像铁锤似的，一下去，还有人家的命

吗？闯祸不当紧，可怜你娘又得跟着受罪啦！

赵秃子（狂笑而下）

王老虎（走回来坐地上，背靠草垛，长叹）唉！

陈先生（张望后，坐磨盘上）你娘不在家吗？

王老虎（摇摇头不语，心事甚多的样子）

陈先生 怎么啦，老虎？

王老虎 心里有事。陈先生，给咱算一卦吧！

陈先生（燃杆烟吸）算一卦？先得还上次我的那两吊钱！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本来呢，多年的交情了，父一辈子一辈的，两吊钱还值得一提吗？可是，日子太不好过啦，谁都穷，到处都周转不过来。老虎，你总得想法儿呀！

王老虎 放心！钱一定还。不过，先给咱算一卦！

陈先生（无可奈何）唉！要问什么事呢？要是问婚姻，不必费事。

你父亲去世，买棺材，制寿衣，就去了二亩田，你还想再添一口吃饭的吗？

王老虎 不问那个。

陈先生 问什么事呢？（放下烟杆）

王老虎 想走！出门！这里混不下去了。

陈先生（惊）走？当兵去？那可不是好行当！

王老虎 不当兵，去作个小买卖！

陈先生 哪儿来的本钱呢？

王老虎（烦）你老不用管！先给算一卦！看吉利不吉利？

陈先生 没带着签筒子，我给测个字吧？

王老虎 那灵验吗？

陈先生 诚则灵！

王老虎 写哪个字？

陈先生 你爱写哪个就写哪个！你写，我测！

王老虎 （找了根草秆，想了想，郑重其事的在地上写）

陈先生 （忽然有所感地）等等，老虎，先放下二百钱！

王老虎 怎么？还下二百钱？咱说了，过两天还你两吊。

陈先生 两吊是欠的，这两百钱是卦礼！没有卦礼就不能随便问卜。懂不懂？

王老虎 咱没有两百钱！

陈先生 那就改天再说吧！（要起立）

王老虎 （忙央告）别走，陈先生！等一会儿咱去偷点菜，送给你老，现在真是没有钱。

陈先生 “偷”点菜？

王老虎 不要紧！咱上东村去偷，有人骂咱，也装着听不见！写啦！（必恭必敬地画了个很大的字）陈先生看这个字行不行？

陈先生 闹了半天，你还是一个子儿没有！（端详地上的字）嗯！此乃一“牛”字，你弟弟铁牛的牛！

王老虎 就是！牛字行不行？不行就再改一个！

陈先生 不用改！测字者，乃灵机之感动，以此牛字而言，乃字鼠丑牛之牛；牛下加一横，是为生字。你要走者，为是谋生。（摇头晃脑）

王老虎 （几乎不能呼吸地）你老真测的准，咱就是“谋生”。照这样说，咱可以走？可以走吗？

陈先生 可以走！

王老虎 有财没有？有财没有？（站起来走向磨盘）

陈先生 （又端详了半天）嗯！牛字之旁，加一“文”字，成为牧牛之牧；虽有财而不多也；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此乃一文之文，不能日进斗金；有财，不多！

王老虎 （狂喜）饿不死就行！饿不死就行！陈先生，你老再给看看：出外能娶上老婆不能？

陈先生 一卦就占一回事！

王老虎 （连连打躬）再给看看！咱多偷点菜送给你老好了。

陈先生 老讲“偷”，真是小人穷斯滔英！

王老虎 再给看看！陈先生！（连扯陈衣袖）

陈先生 别摇晃，已经够头晕的了。唉！（又端详地上的字）牛旁若加一寺字。

王老虎 （紧张）怎样？怎样？

陈先生 牛旁加一寺字，庵观寺院之寺成一特字。寺中有和尚而无老婆也。

王老虎 （不解）怎样？

陈先生 娶不上老婆！（取烟再吸）

王老虎 （怅然）真要命！陈先生，你老算的准灵啊？

陈先生 这是什么话呢！不灵验还算个什么劲儿呢？

王老虎 对！对！可以出外，有财不多，娶不上老婆！你老行，真有两下子！将来发了财，一定不忘记你老。

陈先生 我走啦，老虎，想着还那两吊钱，跟今天的卦礼！

王老虎 （拍拍胸）放心吧，陈先生，必定还！连本带利！（送他走几步）

陈先生 （往左转）

王老虎 （忽然想起什么，又追上几步）陈先生，我要走的话，可别告诉我娘呀！

陈先生 （立住）怎么？你想偷走？圣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要走必须告诉你娘。

王老虎 （发愁搔头）一跟娘说，那还走得了吗？

陈先生 嗯——必定要说明白了！你就提我说的：谋生为正道，这里，连陈先生都活不下去了！

王老虎 怎么？你老也要走吗？（扯住陈）走！一块儿走！咱正想

处处有你在旁边，也好替咱出出主意。

陈先生 你忙什么呀！（把手夺出）看，把我的腕子都攥红了！上岁数的人啦，又老没有吃饱，怎经得起你牛大的力气？真是！老这么一点不知轻重的！

王老虎 咱还没使劲儿呢！（搭讪着去抚他）

陈先生 （摆脱）是呀，要是使了劲儿，我的腕子不就断了吗？我要说什么来的？你看！（想）

王老虎 对咱娘说——

陈先生 啧！哪儿学的一口“咱”字？对你娘说，什么“对咱娘说”！

王老虎 嘻嘻，对，对咱，不，不！是对俺娘说！这回可没错吧？陈先生！

陈先生 对，对你娘说，连陈先生都混不下去了！你看看，今年七凑八凑的，我才凑上六个学生！本来吗，饭都吃不上了，谁还顾得读书识字！往年，到腊月底，我给大家写写对联什么的，就油是油，肉是肉，一收白菜就四五百斤！去年年底，大家连条红纸也没往门上贴！大年三十晚上，我都没吃点荤腥儿！有本事，是真该到外边混混去了；再待下去，非饿死不可！（激愤）

王老虎 真的！真的！

陈先生 唉！别忘了还那两吊钱！（往左走）

王老虎 忘不了！忘了是个丈人！

陈先生 （回头用烟杆指点着虎）就凭这两口野调无腔，你王老虎难以成器！（慢慢下）

王老虎 （不理他，坐草垛前指着那个字，学陈口气）此乃一牛字，下边加一横，成为生字！

柳条儿 （轻轻地从右来，溜到他身后）你捣什么鬼呢？（轻踢了他一下）

王老虎（急转身）谁？你呀！（要抓她）

柳条儿（一闪闪到磨盘后）你干什么呢？

王老虎 等你哪！（站起追上）

柳条儿（坐磨盘）等我干吗？你又没有好东西给我。（撒娇）

王老虎（想了想，严肃地）柳条儿，咱真是等你呢！

柳条儿 你是谁，我是谁，等我干吗？

王老虎 说正经话！（脚蹬到磨盘上）柳条儿，你爱这个村子不爱？

柳条儿 恨透了它！谁都那么穷，穷得牙干口臭的，等我算算，哼！

有三年没唱过戏了！

王老虎 咱带你听戏去，好不好？

柳条儿（兴奋地）哪儿，哪儿有戏？我怎么还不知道？

王老虎 城里头天天有戏！

柳条儿 瞎他妈的扯！你这小子天生来的不是好东西！

王老虎 柳条儿，说正经的，你跟咱进城！

柳条儿 我没长着腿？要进城，我自己不会去？要你带着？哼！

王老虎（引诱地）不是咱们县城呀！（走开）

柳条儿（感兴趣）哪个城？

王老虎 天津，汉口，保定府！

柳条儿（跳下来，忙凑过去）天津，汉口，真的？你要去？

王老虎（骄傲地）可不是真的，你看，一共有屁股那么大一块地，

不用说旱涝不收，就是好年成，交完租，还剩下什么？一堆草！

粮不够吃，油盐酱醋棉花洋布天天涨钱！吃没有，喝没有，混

个什么，混个鸟！去给人家作长工，人家嫌咱吃的太多；去赶

脚，连条毛驴子也买不起呀！摸摸，你摸摸！（伸出臂）多棒！

一天就在这儿喝点稀粥，吃点野菜，不是白活着！咱走！走！

走！柳条儿，二句话没有，你跟咱走！只要走，包你享福。

柳条儿（想了想，又躲身）我跟你走！你是谁？